

是药三分毒

三月暮春，正是草长莺飞时刻。黔东一带夏天来得早，才三月末，山中向阳一面不少暑天里才有的药草已抽了苗。沈澜前几日一直说家里的好几味药材见了底，急待补充，东方未明今日便早起进了山，直到午后才回到寨子里。只他才淌过村外的小溪，自家的竹楼还未出现在视线里，就被沈澜拦在了村口。

「怎么才回来？一上午都不见你人影，到哪儿去了？」沈澜抓着东方未明的胳膊朝他问道，她语气急切，想来心情并不甚好。

「澜儿你前几日不是说家里药材不够了么，我看今天天气挺好，进山帮你采药去了呀。」东方未明将手中装满野草山花的竹篓往沈澜怀里一放，有些讨好地答道。

「怎么喊人呢，没大没小的。」沈澜接过怀里的药材，语气倒是柔和了几分，「你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儿了？那中原人屋里闹了一中午了，叮铃哐当吵得人心烦。你要是又拿人试什么蛊了就赶紧给人解了吧，闹成这样，等你舅舅回来又找你麻烦。」

「我知道啦，姐姐。」听她讲完，东方未明朝沈澜一笑，才转身朝寨子边缘的一间小竹楼走去。自侠隐阁众人在冥宫苗疆驻地找到凌云，阁中师长便为了找寻能使他回复常人的法子四处索求。凌云十八年前在回雁峰已近身死，全靠九泉尸毒与机关偃术勉强吊着一条性命，仙风观湘琴子与武林中其余数家杏林妙手都前来庐山探访过，却都无法可解，直到楚天碧循着冥宫所留残迹往苗疆一带寻访，求医一事才渐有起色。直到眼下暮春时节，楚天碧与凌云二人已在黔东蹉跎月余了。

侠隐阁是循着沈澜的名头找来的，楚天碧拜访时，沈澜恰巧在西域南疆一带云游施医，东方未明学了几年五毒宝典，自觉已把医药毒蛊之术学了个出师，便主动替凌云问诊施药。瘴毒虫蛊的医理相通，他试了几种法子，凌云的意识竟已被唤醒了七八分，虽然平日里仍是浑浑噩噩无知无觉的时候多，但用每日过药后已经可以对谈如流，与常人无异了。

沈澜施医时不求金钱回报，东方未明便也不要侠隐阁财帛酬谢，只要楚天碧一并留下为他试验蛊虫，美其名曰为凌云试药。如今冥宫大势已去，侠隐阁中事务又有亦天铃代为打理，楚天碧便依东方未明所言，在寨子中住了下来，任由东方未明随意摆布，只是他虎溪三笑心法修得精深、内功底蕴深厚，大多数毒物用在他身上，都未必有什么效用，东方未明便觉得无聊得紧，一来二去，也不免打起五毒宝典中所记载的那些刁钻偏门毒物的主意。

东方未明走到竹楼下时，一只小黄狗远远见到他就从楼脚下钻出来，挨到他脚边呜呜叫唤起来。东方未明俯下身子，在小黄狗脑袋上揉了揉，轻声说道：「怎么啦大黄，楼上太闹腾，吓着你了？抱歉抱歉，下次我不再用这么毒的东西了。」

大黄被他薅过一轮，似乎是安心许多，便也不再呜呜叫唤，只仍然一副十分不安的样子。苗人住的吊脚楼上悬挑空，得爬上一层楼梯才能到住人的厢房里去，东方未明站在楼梯上朝大黄招招手，见小狗只是不安地在楼脚转来转去，却没有要跟上来的意思，便独自走上楼去。

竹楼中空，最是通风，二层的房门紧紧闭着，便已有浓浓的苦涩药草味道从门缝中飘来。东方未明轻轻嗅了嗅，才推开房门，屋内窗户拴得紧紧的，连窗帘都全数拉上了，借着从竹楼缝隙中透进来的一点光，便能看到满地狼藉。靠在窗边的药橱倒在地上，装药的小抽屉全被人扯了开来，里头的药材也四下乱滚、洒得满地都是。东方未明只瞟了一眼，又往屋里走了几步，就见到半碗未喝完的汤药泼在地上，碎瓷片躺在一小泊汤水之间，只差半寸，他便要踩上去了。

「怎么连药都泼在地上了，药性有这么烈么？也不收拾一下。」东方未明蹲下身，把零散的瓷片捡拾起来，从一旁抽了半张油纸简单一包，才继续往厢房里走去。

自楚天碧喝下东方未明留下的那碗汤药到此时，已有一个时辰有余了。这汤药也不知道是有甚么效用，药性倒烈得很。汤药入口不过半碗，便令他四肢百骸烫如沸火，头脑也昏昏沉沉，连药碗都持握不住，一不小心便摔在了地上，楚天碧连将地上的汤水收拾干净的余力都没有，立刻便回

到房中调养呼吸，只盼能凭借内功将药性就此压制住。只是他心法运行几周，初时还略略有些效用，过了小半个时辰，身子便如陷火狱折磨一般，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无比。

这数月来，东方未明常常煎了汤药叫他喝下，他只当是为凌云试药，便不疑有他，也都依言服下了。这些汤药大多都下了剧毒蛊虫，虽然能以内力催逼压制的居多，偶尔有人力难以遏制的，他也极力忍耐，等东方未明观察完药性再为自己解开蛊毒。

平日里最多不过一时半刻，东方未明便会为他熬好解药，叫他不至于一直平白受毒蛊折磨，只是今日他不论如何等待，都未等到东方未明出现，期间他也想过去寨子里找人求助，只是还未走到门边，便浑身火烫难耐，反而把玄关里的药柜连同一路上的家具都弄倒了。楚天碧无法可想，便只好回到厢房里调息，只盼东方未明能早些回来，叫自己不必再受这莫名折磨。

然而不过片刻，他便想明白了这汤药究竟是何作用。楚天碧心思一通畅，脊后也骤然一凉，原本盼望着东方未明能早些回来的心思，也变为了盼望他最好再也不要回来。可惜天不遂人愿，这汤药不过半碗，已让他浑身恍如火烧油煎、神智模糊，连今夕是何年都分不清了。

不知在这火狱中煎熬了多久，他才隐约间听到楼下传来细细的人声，楚天碧心里一惊，赶忙想起身离开这竹楼，免得撞见东方未明，然而他才勉强站起身来，便膝盖一软，重又跪倒在地。

东方未明撩起卧房的门帘时，就正巧瞧见楚天碧倚着床榻跪倒在地的狼狈模样。

他见到眼前这般景象，便知道是自己照着五毒宝典新配的蛊毒见效了。东方未明心里自满，面上也不免显出几分高兴来，他站在门帘下盯着楚天碧昏沉狼狈的样子又多看了几眼，才三两步凑上前去，开口问道：「叔叔，你怎么了？」

楚天碧听见竹楼里的脚步声时，尚只是心中忙乱，只想着该如何走脱，身子却难以动弹。然而他被药性弄得思绪迟缓，连东方未明已走到自己身边也未察觉，直到东方未明开口询问，才恍然惊醒，一想到自己喝下的汤药，便急忙开口道：「未明……你…你快出去……」

「叔叔，你要我出去做什么呀？」东方未明在楚天碧身边蹲下身来，伸出手轻轻抚上楚天碧的手背，轻声细气地说道：「你怎么瞧着这么难受，我要是出去了，谁来帮你呢？」

「未明，你且听我说……」楚天碧心中越是焦急，药性便越是毒辣，让他喉头发紧，连开口说话都艰难至极，「今日这药……只怕大有问题，你且先出去，等我……等我压下了药性…调息过后，便去找你。」

「为什么呀？」东方未明听楚天碧这般说，就知道自己这次配出的药十分厉害，心里更是高兴，便刻意俯下身子，贴得离楚天碧更近，才柔声说道：「叔叔你说，这药有什么问题？」

此时他冰凉的双手覆在楚天碧的手背上，二人肌肤相交之处便显出一种清凉的快慰来，似乎将楚天碧身上那沸火般的煎熬都熄灭了几分。往日里看惯了的明丽面庞就凑在楚天碧眼前，一双黑沉沉的眸子不知怎的竟勾人得紧。楚天碧才模模糊糊地瞧了一眼，便立刻闭紧双眼，不敢再看。

「未明，你快些出去吧，再待下去……只怕…只怕……我会伤害你了。」楚天碧咬紧牙关，使出了十二分的耐性才勉强将话说出口，「这药……这药……」

「我明白了。」东方未明微微一笑，打断了他未出口的话语，「叔叔你是要说，这药只怕是甚么不正经、下三滥的东西对不对？」

东方未明这一下，听得楚天碧大为讶异，只是他一时头脑昏沉，只觉得隐隐有不对之处，却也不知道该怎么辩解。东方未明也不等他开口，就径自继续说道：

「叔叔你倒猜对了，这药是按着五毒宝典上记载的情蛊削减药性，改良而来，大有刺激人七情六欲、五感智识的效用。我瞧叔叔你这般反应，就知道的确有效——只可惜你只喝了半碗——只要稍加改良，想来是对凌云前辈的病情大有裨益呢，叔叔你该高兴才是啊，怎么还急着赶我走呢？」

说着，东方未明顿了顿，楚天碧听得他突然止住话头，便茫然地睁眼去看他。楚天碧一睁眼，就看见东方未明朝自己展颜一笑，秀丽的笑颜便似暮春山花一般，看得他一时愣住了。

「不过我也明白叔叔的意思。先前我说的那些，只怕叔叔一时还未听懂，那我再给叔叔解释解释。」东方未明见楚天碧终于肯睁眼瞧自己，便继续笑着柔声说道：

「这药效用你们中原人的例子来说么，便与甚么合欢散一类的淫毒媚药一般无二。」

楚天碧心下一惊，立刻问道：「未明，你…你知道这药效……？」

「对啊，」东方未明眨眨眼，笑着道，「这是我配的药，我怎么会不知道药效？」

他一面说着，一面轻轻握住楚天碧双手：「叔叔，你很难受吧？要想解开这情蛊，你便求求我啊，说不定我高兴了，便把解药给了你了。」

楚天碧虽然在心中早有猜测，但是却不敢妄自下定结论。东方未明平日里拿他试药，还可说是为了凌云的病情考量，今日自己喝下的这碗……掺了合欢散的汤药到底用意为何，他实在不敢细想。此时情蛊药性越发猛烈，闹得他神智昏昏、心中大乱，光是保持意识便已用尽全部功力，要他再去仔细琢磨脱身之法已是不可能了。

楚天碧咬咬牙，勉强说道：「未明你要我…如何求你？」

「叔叔你怎么反过来问我了呢？」东方未明轻声笑道，「我想想。是了，我也不要你做什么旁的事，楚阁主，你便学大黄一样，乖乖叫我一声主人，我便把解药给你。」

「这……」楚天碧听东方未明这般荒唐的要求，一时愣在原地，竟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知道东方未明没有坏心，只不过是自小生在苗疆山野里不通纲常伦理，更不是故意要折辱于他，只是玩闹而已。若放在平日，他一笑置之便罢，就由得东方未明玩笑调戏也无甚不可，只是今日不知为何，却总觉得这玩笑中多了些什么不可忽视的东西，让他心中酸胀，东方未明要他说的，不过短短二字，却好像堵在舌尖，怎么也说不出。

此时他虽然意识昏沉，五感却仿佛比平日灵敏百倍千倍。东方未明正坐在他身边，双手握在他手上，肌肤相接之处温热柔软的触感、耳边少年人温和的言语声，都变得难以抵抗、撩拨刺激，叫他心跳声如雷似鼓，脑海中千种思绪沉沉浮浮，若不是还有一线理智，只怕就要彻底把持不住自身了。

东方未明见楚天碧呆呆愣愣地盯着自己瞧，半晌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便觉得大为无趣，又怕他被情蛊的药性闹得傻了，便开口说道：「楚阁主，你不想求我就罢了，我走便是了。」说着，便站起身来，准备为楚天碧去取解药来。

他正待离开，不料楚天碧却牵住他手，不让他走。东方未明挣了挣，但是楚天碧已经与他十指相扣，将他拽得好紧，怎么也不放开。

东方未明皱了皱眉，说道：「叔叔？我不开玩笑啦，我去给你拿解药去，你放开我好不好？」

只是楚天碧却恍然未闻一般，只是怔怔地看着他，也不放手，直到东方未明被瞧得心底发毛，担心自己玩闹得过了火，把侠隐阁主药得不省人事了，才突然一用力，将东方未明一把拉到了自己怀中。

他心中挣扎万分，一时希望东方未明快些离开，别受了自己牵连；一时又希望他离自己再近些，便就此留在自己身边，再也不要离开才好。然而迫于药性影响，心中纷乱烦恼渐起愈演愈烈，再也控制不住，是以才不过一瞬难以自持，自然便叫东方未明再也离不开了。

楚天碧武功本就胜过东方未明许多，现在将他紧紧抱在自己怀中，一手揽在他腰间，一手紧紧扳在他肩上，更是让东方未明半点抽身不得，只能乖乖斜坐在楚天碧大腿上，好生一筹莫展。

「未明……」或许是朦胧间嗅出了东方未明的无奈，楚天碧模模糊糊地呢喃道：「你别走……」

说罢，他又将脑袋埋在东方未明颈肩来回磨蹭，竟真和大黄撒娇时的模样有些相似了。

「好好，我知道啦，我不走就是了。」东方未明叹了口气，便开始思忖该如何脱身。他伸手轻轻在楚天碧胸前推了推，想叫他放松些，却没料到楚天碧看着已然神智不清，手上力道实则大得吓人，他单手去推竟推不开，想必是轻易脱身不得了。

此时东方未明被楚天碧抱在怀中，隔着衣物，已经感到楚天碧身上热得发烫，不知正受着怎样的烈火煎熬。东方未明被他拉进怀中时，早就想好了许许多多可能预见的对待，然而却没想到楚天碧也只不过是将他抱在怀中，甚么越界的事情也不做，反而让东方未明又讶异、又困惑起来。他被楚天碧抱了一会儿，始终想不出脱身的万全之策，索性下定了决心，伸手又在楚天碧胸前推了推，示意他抬起头来。

楚天碧虽然心智昏乱、思绪模糊，却还是朦朦胧胧地抬起眼来，正好对上东方未明那双黑沉沉的眸子。还不待他醒过神来，东方未明就朝他一笑，与平日里一般甜美乖巧，随后便凑上前去，在楚天碧唇上轻啄了一下。

楚天碧被他这么突然一亲，原本浑浑噩噩的神智也惊得尽数回魂了，却半句话也说不出，只一脸哑然地愣在原地，连原本揽在东方未明身上的双手都一时松了开去。

东方未明看楚天碧一脸惊讶，就知道自己这法子着实有效，他倒也不急着脱身逃跑，反而牵着楚天碧的手往自己大腿上摸去。他上午进山采药，暮春时黔东一带已热了起来，他为了活动方便，便只穿了一身短短的短褐，此时他斜斜坐在楚天碧大腿上，双腿屈起，布料便往下滑去，大腿都已露在外面。此时楚天碧被他牵着手腕摸去，入手便是少年人柔软的肌肤，已是大大的非礼，楚天碧立刻便想抽开手去，脑海中却不知为何有个念头催促着他再往下探些，横竖是这情蛊药性使然，再多摸摸又有何妨？

东方未明不知道他心中诸般纠结，反而引着他的手又往里去了些，指尖已触到了大腿根上的软肉，若在往下三分，便要摸到东方未明臀上了。

「楚阁主是故意如此？」东方未明凑到楚天碧耳边，低声笑着说道，「你不让我去给你拿解药，原来是打着让我来做这解药的算盘么？」

「不……这、这……」楚天碧一向清心寡欲、恪守伦理，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这种心思的，然而他神思模糊，吞吞吐吐难以反驳。东方未明看他这副样子，就觉得实在有趣得很，于是用指尖反复摩挲楚天碧虎口掌心，存了心要撩拨刺激他，又开口细声细气地说道：「如此又有什么不好？叔叔，你就是对我做什么，我都是愿意的。」

楚天碧耳边听得这般撩拨的轻声细语，眼前又是东方未明那双含着笑意的明丽杏眼，一时间心底苦苦扼制的欲念决堤一般涌了上来，将什么纲常伦理道德法度尽数从脑海中抹了去，除了东方未明说的那番话，再想不了其他了。

他多年修心自持，就算中了寻常合欢散一类媚药，也不可能登时落入凡俗，然而情蛊激起的是人心中原始欲念，修为再高之人也难以做到完全清净无欲，何况他只不过表面稳重，本身性格颇为激进，到底还是少些定念，与药性抗争起来，已经胜过旁人非凡，却也不过苦苦支撑。如今被东方未明如此步步紧逼撩拨勾引，便连最后的理智都决堤崩溃了。

东方未明一句话才说完，就忍不住轻轻笑起来。他还有许多撩拨人的叙话想说，然而都还未来得及再开口，就忽然被楚天碧捉住了两手手腕，一并掐在身后。

这一下变故他始料未及，正惊得开口发问：「叔叔，你这是……」楚天碧指尖在东方未明腕上几处穴道一点，他双手便软绵绵地再使不上力。随后楚天碧只轻轻一扯，便解开了东方未明腰间系着的绦带，又用这锦带在将东方未明双腕在身后束在一起，叫他再挣脱不开。

没了那绦带的束缚，东方未明上身短短便松松地散开，露出大片被黔东山里的日光晒得略略泛着蜜色的肌肤来。东方未明心里满以为楚天碧无论如何都不会对自己做出什么过界的事来，便仗着这一点大为放肆，哪里想得到自己配出的情蛊药性比想象中更加厉害，他诸般撩拨勾引，都只是觉得有趣，如今面对当下的局面，难免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叔叔……你等等……」他心里忙乱，嘴上便也再占不了便宜了，只好轻声开口求饶。然而楚天碧不待他继续说下去，只低头在他唇上亲了亲，便叫他再也开不了口了：「未明，你说我对你无论做什么，你都是愿意的，这话作数么？」

东方未明听得心中暗暗叫苦，心想自己今天可算是着了道了，然而说出去的话便是泼出去的水，就算自己此时说不做得数，难道楚天碧就真会停手么？如今就算他信得过楚天碧的人品，也信不过自己亲手配出的药了。

如此想着，东方未明心一横，便闭上双眼，任由楚天碧在自己唇上亲吻。楚天碧一面细密地在东方未明唇上颈间蜻蜓点水般四处吻过，一面紧贴着他的皮肤呢喃，东方未明不敢睁眼，反而却好似听得越发清楚了些，那些模模糊糊的甚么乱七八糟的词句都一清二楚地灌入他耳中，无一例外俱是黏糊羞人的情话许诺，若不是今日亲耳听见了，他是无论如何不敢相信楚天碧竟说得这般话语的。

也不知是楚天碧的体温笼在他身周，叫他也热起来，还是那些模模糊糊的情话听得他心里羞赧，东方未明只觉得二人肌肤相贴之处烫得厉害，好似有火一路烧过，叫他连耳根都烧得红透了。见东方未明不反抗也不动弹，只是乖乖在自己怀里斜坐着，楚天碧更是按耐不住，他浑身情热难忍，便张口在东方未明身上啃来啃去，双手也到处摩挲，只觉得怀中少年周身清凉得很，仅仅是

肌肤紧贴耳鬓厮磨还不够，得要尽数吃进口中、拆吞入腹才解得了他身上的火烧煎熬。东方未明身上的短短已被楚天碧剥了个干净，已然一副任君采撷的姿态。楚天碧吻过他脖颈，又去咬他锁骨，一路四下舔吻舐咬，弄得东方未明肩颈上俱是斑斑点点的轻红，不知要何时才能消退了。

「楚阁主倒真好像小狗一样了。」东方未明被他啃了半晌，浑身黏糊糊又热得难受，便抱怨似地小声说道。

只是他没想到楚天碧此时积攒的情欲得了发泄之处，神智便也清醒了些许，将他抱怨的呢喃听得一清二楚。楚天碧闻言脸颊贴在东方未明锁骨上蹭了蹭，才抬起脸来，浅青色的眼睛紧盯着东方未明，突然开口吐出两个字来。

「主人。」

东方未明哪里见过楚天碧如此促狭的样子，立时便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声：「啊？」楚天碧趁着他发愣，已经把东方未明束在自己怀中，一只手顺着他屈起的大腿内侧慢慢滑向腿根，指尖触到东方未明臀上时，还刻意轻轻捏了捏。

「等等！」东方未明双手被绑在身后，腾不出手来推开楚天碧，便只好夹紧大腿，好叫楚天碧莫再继续摸下去，「叔叔你既然叫都叫过了，我...我这就把解药给你。」

若是平日，楚天碧自然是无论如何不会强求他的，只要他一句话，立时便会放他走。只是今时不同往日，或许是情蛊的药效实在厉害，楚天碧的手只是停在东方未明大腿间，一点要离开的意思也无，二人僵持了一会，楚天碧才凑到东方未明耳边，在他耳尖轻轻啃了啃，低声说道：「未明，不是你自己要来当这解药的么？我已喊过主人了，你便松开腿，把解药给我罢？」

「你.....你.....」东方未明睁大眼睛，惊讶地盯着楚天碧瞧，好似今日才第一天认识他一般。楚天碧在他面前总是一副温和稳重的样子，连玩笑也不曾开过几句，哪里想得到情欲裹挟本性毕露时竟然是这副模样。

见东方未明只是震惊地盯着自己，楚天碧浅青色的眸子里竟露出几分委屈神色来。「若是一句不够，那我再叫几句便是。主人，你便把解药给我吧。」说着，便用那只被东方未明夹在大腿间的手在大腿根的软肉上轻轻一捏，东方未明惊叫了一声，下意识便松开了双腿，失了阻隔，楚天碧的手便轻轻巧巧地探到了怀中人身下。

东方未明被他说得面红耳热，再也不想看到楚天碧的脸，只好又闭上眼扭过脸去，任由楚天碧作弄。楚天碧见他将那双先前还水光闪闪的勾人眸子闭得紧紧的，哪里还有那副狐狸一般的狡黠样子，眼角红得好似下一秒就要簌簌落下泪来，不免心中一软。然而他虽然神智清晰了些，心中的情欲却是丝毫未减，乃至愈演愈烈，见到东方未明这楚楚可怜的模样，比起心软，心动倒是还要多些，只恨不得好好教教这平日里就不知规矩二字怎么写的少年何谓纲常——至于做这等事不算败坏纲常，便已是顾不得想了。

如此想着，楚天碧便轻轻在东方未明臀上揉了揉，才将指尖探入他体内。虽然东方未明先前被玩弄过一番，已因情动而身下略有了些许湿意，但他年纪小、又是初经人事，内里仍是生涩得很。楚天碧强忍着满心情欲，指节微微弯曲，慢慢地向里拓去。他动作温和细致不已，东方未明仍是眉头紧蹙，难受得将下唇都咬得发白，不一会就低声求饶起来，叫楚天碧莫再如此折磨他。

楚天碧固然难免心软，却也只是在他唇上亲了亲，柔声说道：「主人，你便再忍忍好么？」

东方未明没想到他这种时候还记得喊自己主人，不免有些想笑。然而他一时分神，却忽然被触到了要紧地方，忍不住轻叫出声，连眼泪都噙在了眼角，只悬悬要落将下来了。

楚天碧听见他这一声呻吟，心下了然，指尖便抵在那一处轻轻碾磨起来。东方未明初经人事便被如此折磨，哪里承受得住，只不一会儿便已是面颊绯红、泪水涟涟。

「楚阁主别再折磨我了，求求你快些进来吧。」东方未明想伸手推开楚天碧，然而双手被缚，连抗拒都做不到，只好撒娇一般哀声求饶道。

楚天碧用另一只手捧住东方未明脸颊，小心翼翼地在他额上安抚一般亲了亲，才说道：「还未行呢，未明，你且再忍忍。」说着，手上动作却也未停，又过了好一会儿，只弄得东方未明腰肢酸软，哼哼唧唧地连声求饶，才终于将手指从他身子里抽了出来。

东方未明原本是斜坐在他大腿上，此时被他弄得四肢酥软，更是只能软软地倚在他怀里，半点挣扎的力气也无。楚天碧抱着东方未明转过他身子，叫他分开双腿坐在自己怀中，随后竟也不急着

继续，只是将东方未明抱在怀里又好一阵亲吻厮磨，直到东方未明几乎要被亲得化在他怀中，才将人微微托起，再让东方未明自己慢慢向下坐去。

东方未明不敢立刻坐下，然而他双膝跪在地上，竹质的地板又硬又凉，硌得他双膝发痛，更是难受。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力道速度，忍不住浑身发抖，谁知坐下的速度越慢，体内被一寸寸撑开入侵的感觉便越是明显，羞得红云一路从脸颊烧到了脖颈间去。未经云雨的身子第一次被开拓便遇上如此刺激，阳茎肉入体内的快感叫他几乎要哭出声来。

楚天碧捧着他脸颊，耐心地将泪珠尽数亲去，才不紧不慢地把缚住东方未明双手的绦带解开，又在他手腕上轻轻点了数下，替他解开穴道。如此慢条斯理地一套做完，东方未明已几乎要跪不住了，他双手才被松开，立刻便紧紧揽在了楚天碧肩上，一身重量全数撑在双臂上，只怕自己一放松，便会彻底支撑不住。

「我不要了……叔叔，你…你放过我罢……我不要了……」东方未明软软地倚在楚天碧身上，双膝酸得发颤，连脑袋都埋在了楚天碧颈间，连求饶的嗓音都俱是哭腔。

楚天碧抚了抚他脊背，把语气放得好慢，温声说道：「未明，你平日里总说喜欢我，难道都是骗人的么？」

「不是……不是的！只是……我……我不要了……」东方未明哪里想得到楚天碧会这般问他，一时间已后悔得哭都要哭不出来了，只恨不得能回到今日早晨，把五毒宝典上记着情蛊方子的那页撕下来丢进灶膛里烧了，免得这东西再去害人。

「好罢。」楚天碧说着，又亲了亲东方未明唇角，才将人抱在怀里站起身来，将人放到了一旁的床榻上。

东方未明平日里总嫌这厢房里的床硬得很，若不多垫一层被褥，是绝不肯睡的。现如今才被楚天碧放上床，便立刻软软地瘫倒下来，揪着楚天碧身上外衫的衣角便擦起眼泪。

只是楚天碧身上情毒未解，哪里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东方未明刚擦干净眼泪，便看到楚天碧双臂撑在自己身边，俯身温温柔柔地看着自己。虽然那双浅青色的眼中所含的情意较之平日还要再温柔几分，几乎可称得上似水柔情了，但是东方未明却心里一惊，下意识便想坐起身跳下床去。然而楚天碧那物事还在他身子里，他才坐起身来，就觉得下腹一软，轻哼了一声，便又软倒下去。楚天碧轻笑了一声，伸手掐住他腰，说道：「未明，我还没说要放你走呢。」言语之间已经开始向上挺动。这次不是东方未明主动，便再控制不了力道速度，阳茎肉进穴里，竟一次进得比一次深。东方未明被掐着胯骨，重重几下之后，已经满眼失神，双唇微张，只勉强漏出几声呻吟喘息，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这副模样实在可怜得紧，若放在平日，楚天碧别说是亲手做下这等事了，就算只是看见东方未明半真半假地掉两滴眼泪也要慌乱得六神无主。但这情蛊说到底是他手植的业果，就算是喊冤叫屈也无处可诉的。

情蛊药性催逼之下，任他如何梨花带雨楚楚可怜，也只不过撩得楚天碧愈发心痒难耐，难免迫切，愈是往深处拓去，把东方未明折磨得呜呜咽咽，翻来覆去地重复几句求饶的绵绵软语。只是楚天碧并不放过他，反而更是狠下心朝穴心碾去，那次次尽入后方才拔出，再径直肉进最深那处，每每叫东方未明哭叫出声。

「求求你……叔叔……我…我真的不行了……」

楚天碧任由东方未明倚在自己颈边求饶，身下动作却是不停。他一面舔弄东方未明的耳垂，一面低声说道：「你既然求我，那我要你做什么，你也都答应么？」

东方未明心中觉得不妥，却也不知还能做些什么，只攥紧楚天碧衣角，哽咽着回道：「叔叔你……你要我做什么？」

「我也不要你做旁的事，」楚天碧在他耳垂上轻咬了一口，才继续说道，「待此间事了，便随我回中原好不好？你之前也常说，想去中原看看……」然而他后半句话还未说完，便被东方未明骤然打断。

「不，不行的！这个不行……我要是走了……澜儿和舅舅要怎么办……」东方未明喘着气咬牙说道，「别的事情，我一定答应你……只有这个不行……」

楚天碧在心中默叹一声，想着自己若是说要娶他，只怕东方未明更不会答允，只好替东方未明将粘在额前的头发拂到耳后，也不再接话，而是将东方未明抱得更紧了些。

东方未明已哭得嗓子都哑了，只发得出细细碎碎的呻吟喘息，体内每被狠狠碾磨一下就会掉出眼泪，干脆也报复一般随着楚天碧动作绞紧许多，只盼着这场情欲折磨能早些结束。

二人直又云雨了半刻，东方未明骤然觉得脊椎一麻，随后又是浑身酥软，不知不觉间竟又泄了一次身。他陡然搂紧楚天碧，双腿绞紧，待穴里的阳具也出了精，才慢慢放松下来。他被楚天碧来回折磨了不知多久，已是身心俱疲，只软软地躺在床上，好一会才有力气坐起身来。他正想着下床去捡起衣服，却被楚天碧拉住了手腕。

东方未明一回头，就看到楚天碧凑上前来，在自己颊上亲了亲，又低声说道：

「主人，这情蛊……还未全解呢。」